



## 独木小桥

□周苏荣

桥在村前。村子在伏牛山腹地，伊水岸边的河湾里。十里柳堤，勾出一弯新月，环住了村庄。穿堤过河，山影重重，夹成沟谷，几条山路被群山从深谷中使劲地挤出，随时准备着，把人引向幽深。

河上的独木桥，像一条血脉，连通了村庄和大山。

每年秋凉水浅，乡里各家凑齐了长短不一的板材，村里的男人们便吆喝着搭桥。他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，浑身冻得乌紫，抡起大铁锤，栽木桩、顺桥板……冻得发抖的号子“嗨哟，嗨哟”在山谷中响了一天，黄昏时分，一条长长的独木桥就颤悠悠地横在河上了。

流水十几道弯，这样的桥，隔一段就有一座，都是村民自觉搭建的。站在山巅，沿河遥望，小桥流水，像一架古老的筝。

是哪位仙人弹过，故意落在山间的吗？

有了桥，方圆几十里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，邻村的或者远村的乡亲们，都被牵连起来，过河砍柴、打草、放牧牛羊、挖药材、摘枣……

一去就是一天。饿了，山泉水就着干馍，用手掬一捧就喝；讲究一点的，将树叶折成漏斗舀水喝。下雪天也有人上山砍柴，一担柴砍下来，身上倒是热乎了，坐在雪窝里，从怀里掏出干馍，才看见手上陈旧的冻疮复发，往外渗着血。咬一口硬馍，干裂流血的嘴唇将红红的唇印染在馍上，实在咽不下去，便抓一把雪塞到嘴里。

天微明，晨雾弥漫在山野，三三两两的青壮年，穿着清一色的粗布棉袄，腰间捆根草绳，赤脚踩着一双破布鞋，背着绳子，扛着扁担，扁担上挑着一个青布手巾兜儿，或者干脆干粮也不带，只掂一把斧头。他们都弯着腰，把胳膊甩得老高，头也不抬地往桥上赶。妇女们，打发孩子吃过饭，挑着竹筐，呼喊着，也进山了，去刨干枯了的树疙瘩，留着冬天烤火，或者扒一些干树叶，回家垫猪圈。……

黄昏，村庄里，炊烟一缕缕升起，桥影和日影婆娑。碎光里鱼儿

跃出水面，孩童和老人陆续候到桥头，接山中晚归的家人。三五个老头叼着长烟管，嘴唇一嘬一咧的，青烟在唇边打着圈儿。孩童在桥上荡桥板，嘴里喊着：“预备，起！”“起”字还没落下，小脚跳起，桥便闪弯了腰，把笑声荡到柠檬色的天际。桥上开始拥挤。人群、羊群，你挤它也挤，羊儿咩咩唤着，羊鞭噼啪着停在半空……

谁家的汉子，顾不上擦把汗，从兜里摸出山果，塞给蹦跳着迎向他的儿子。

人鸟相与还。山谷沉寂，桥河私语，它们不担心，被床上躺着的大人和孩子偷听了去。

我父亲有工作，常年顾不上家，母亲自是比村里的女人苦，除了料理家务，还要和男人一样上山砍柴、放牛，一去就是几天。那时，我从没想过，漆黑阴沉的夜里，雷电突然撕裂天空时，母亲和牛躲在哪里？上山割草，跌倒时指关节骨折，她不吭声，不治疗，到离开人世时手指还伸不开。

没有桥的日子，村民挑着担子过河，猫着腰，把脚重重地抬起来再轻轻地放下，一不小心，踩上光溜溜的伊河石，摔倒成落汤鸡是小事，若是踩上尖利的石头，脚底划出很深的口子，躺上十天半月也不一定全好。

遇洪水突降，两岸都是急着回家的人。这边急切地喊：“水太大不要过河，找个地方将就一晚。”那边被隔住的人，看浊浪翻滚，仗着有点水性，不听劝说，拉成一串横着过河，只有肩膀和头露在外面，不到河心就被激流冲散了。也有人拽住牛尾巴过河，牛一直哀鸣，走走停停，人也跌跌撞撞，像快要断线的风筝。

离家多年的我，每次回去，眼睛都倔强地在河滩里寻找，满眼是采沙船，挖沙成山，乡亲们也因此不用再上山拾柴、挖药材、放牛了。只是遍体鳞伤的河流，何处还有独木小桥的身影？

是夜，那桥影又飘过来，水流哗哗，继而，呜呜……

是仙人的古筝在暗示吗？

## 野菊吟

□逯玉克

“菊鲜鲜而散花，雁杳杳而遗声。”

野菊花开了，开得好热烈！鲜艳而幽香，那么浓密的一大片，随着山势和蜿蜒的河岸铺进空旷的秋野。

野菊花开了，开得好寂寞！无人采摘，无人观赏，只有雁过长空，撒下匆匆的问候；只有牧童归去，皮鞭甩出寂寞的脆响。

大雁南飞，那灿灿的黄被掠入无边的天际；牧童远去，那郁郁的香融进苍茫的暮色。

野菊和家菊是不是一对离散的同胞姊妹呢？家菊，娇嫩些，随富贵人家去了。野菊呢？却执著地留在了养育它的大地上。

野菊花，你为什么栖身野外？为什么苦恋秋光？为什么不和百花一起献媚于春天，

而偏偏在凄风苦雨、衰草冷霜中，耐得寂寞，耐得憔悴，耐得惆怅。

秋后空旷的原野，一如产后消瘦的母亲。而你最知大地母亲的甘苦，于是，在百花都收敛了娇艳、珍藏了妩媚的时候，你开了，从从容容，轻描淡写，带着美好的祝愿，去装点那荒凉的季节和荒寒的地方。

野菊花，你郁郁的香可是你无法破译的倾诉？你灿灿的黄可是你哀怨千年的目光？

想起了一句词：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

想起了一个人：那位远嫁塞北的昭君姑娘。

听，秋雨淅淅，深沉、凄婉、绵长，那是昭君的琵琶，在为你悠然弹响……

## 雨 苔

□涧尾居

街角有个阁楼，青瓦上都是雨苔，从窗口能望见远处一些树，近处是细碎的花朵。

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心里轻轻叫了一个名字。你转过身，浅笑。

黑暗里闪着幽光的河，一钩弯月的夜，淙淙跳着钻进荷花深处的溪水，高高的山顶，丛林，寺，从诵经声里飞起来的钟鸣，抱着古柏的凌霄花，青草地，蝉以及蝉的故事，雨苔如何自台阶爬到墙根。

从杏花二月到雨花的初夏，从清风中游荡的蛛丝到梦的七月。就这样，我们回忆着。

是等待的你吗？宇宙如此美好！

多么熟悉的一条小路，弯曲的流水，地上铺满了树荫和月影。我们停下来，你说：这里我们来过啊！什么时候来过呢？槐花的香味飘过来，多么清的香，夹裹着松脂的味道！

你说，我要做一朵花！只有你能看见它不同的颜色。我有许多话，只有你能诠释。我看见你的眼睛瞬间发出光芒，它的亮犹如水晶！

我们开始欣赏一件艺术品，指尖的白皙，手腕的柔细，一束发像弥散的佛香。我们的目光随着那支笔游弋，多么和谐，所有的色彩都美轮美奂。我们听见声音的美，一只血色的蜘蛛卧在画面中央，它一动不动，成了白玉里浸出的朱红。

在春与夏的边缘，初夏与远秋的窗口，我们仔细品味河的味道，你说喜欢它的腥。你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看见遥远的村庄，看见一灯如豆的夜，看见一个身影转过老屋的墙角。

宇宙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安排吗？常常一句话没有说完，你就笑了。你说，我知道这话的背后藏着一只巫。你说，我是妖，我知道巫最喜欢藏在狡黠的妖身后。你的透彻使我无语，无处躲藏。我只有傻笑，就像一个偷嘴的孩子。

我问，为什么？你问，为什么？

窗外有一只蝉，它贴在纱窗上叫。

世界上最清亮的是水，我们采摘水上的花朵；最宁静的是莲，我们遐想着是走近荷塘的雨丝。一朵草花开了，一只鸟从草地里飞出来。我说，因为我们有了蝴蝶的翅膀，我们才会在草丛中飞舞。你笑，转过身，却不见了，你在许多时候，使我的心忐忑不安。

感觉像是一棵大树，树的那边就是路尽头，是悬崖。坐在悬崖边上，可以看见人间最美的风光。我是路边的一块石头，没有人知道我的愉悦。可是，可是什么呢？我们聆听宇宙最美妙的声响，没有答案。

坐在这个阁楼里，看见你被空灵的光束笼罩。很多短暂时刻，我有些恍惚，我不知道你是谁。这个阁楼充满神奇，我们和一种无形的物质融合在一起，感觉凉爽，是雨云逼近的那种清凉！

还有很多话，你说，永远别说啊！

多么洁净的荷花，雨珠在荷叶上滚动，蜻蜓飞舞，我们听见鸟惊讶的叫声！

秋天是美好的。那些树，草丛中的蟋蟀，蝉最后的歌吟，被月光撩动的水花，我们目光所及之处，都可以看见本真，看见心灵的源头。你说，我们一起走，穿过这段时光吧！

你看，暮色正在降落，喧闹的世界渐渐暗下来。黑夜就要来临，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。我对黄昏说完这些话，夜开始拥抱我。我是一只蜘蛛，开始在黑暗里感知属于我的一切。

你看见了吗？童年的我，已经来到我身边，拉起我的手，说：你看，那灯光闪烁的地方，就是过去的家园。

童年的手白皙、柔软，就和我们曾经欣赏过的一样！

雨苔青青。牵手！

